

鸡冠花

王学胜

鸡冠花是苋科青葙属植物，与我们日常食用的苋菜同属苋科。鸡冠花，一年生直立草本，高一至三尺。植株粗壮，分枝少，枝条近上部逐渐变成扁平状，绿色或带红色，有棱纹凸起。单叶互生，有叶柄，叶片长一至四寸，宽半寸至二寸，先端尖，基部渐窄成柄，全缘。花多数，极密生，成扁平肉质鸡冠状、卷冠状或羽毛状的穗状花序，一个大花序下面有数个较小的分枝，圆锥状矩圆形，表面羽毛状。花被片红色、紫色、黄色、橙色或红黄相间。花果期7-9月，种子肾形，黑色，有光泽。

鸡冠花分布几遍全国，野生或栽培，生于平原、丘陵、山坡，高达海拔1100米。朝鲜、日本、俄罗斯、印度、越南、缅甸、泰国、菲律宾、马来西亚及非洲均有分布。

鸡冠花最突出的是其观赏价值。鸡冠花的花其实是许多小花组成的花序，花序保存在植株上经久不凋，花期极长。鸡冠花的品种多，株型有高、中、矮3种。形状有鸡冠状、火炬状、绒球状、羽毛状、扇面状等。花色有鲜红色、橙黄色、暗红色、紫色、白色、红黄相杂色等。叶色有深红色、翠绿色、黄绿色、红绿色等，极其好看，成为夏秋季常用的花坛用花。鸡冠花因其花序多为红色、扁平状，形似鸡冠而得名，享有“花中之禽”的美誉。高型品种用于花境、花坛，还是很好的切花材料，切花瓶插能保持10天以上。也可制成干花，保存时间更长。鸡冠花在花坛栽植，它的种子虽然能够自行繁殖并在第二年长出新的实生植株，但种子繁殖的花会发生退化，花形从鸡冠状变成狗尾巴状，其观赏价值会大大降低。

鸡冠花第二大功能是药用及食用价值。性味甘，凉。功能主治凉血，止血。治痔漏下血，赤白下痢，吐血，咳血，血淋，妇女崩中，赤白带下。种子供药用，有清热明目作用。种子炒熟后，可加工各种糖食。嫩茎叶浸去苦味后可作野菜食用，全植物可作饲料。

关于鸡冠花的药用价值，还有一个故事。传说很久以前，在穆校河河畔，住有姓刘小女孩一家。有一天小女孩往鸡冠山采摘野菜，结果迷途山中，离家越走越远，后因饥饿难当，只好采摘野果野菜充饥。由于她什么都吃，喝的河水又不清洁，结果腹泻腹痛难当。她突然在河边发现了一种紫色鸡冠状的野花，她想，采一些花吃下或许能治好腹痛。于是她采了一些花吃了下去，果然肚子就不那么痛了，之后她又连续吃了那紫色的花，结果肚子就不泻了。但因她数天没有吃饭，晕倒在一棵大树下，最终被家人找到。回家后，小女孩休息了数日，精神逐渐好转后，向家人说起她在山中吃了紫色野花治好腹痛之事。小女孩的母亲也经常拉肚子，他们夫妇便一同上鸡冠山连根采了大量紫色野花带回家中，并将一部分栽植于庭院。小女孩的母亲连续数天使用紫色野花煎汤服用，结果拉肚子的毛病没有再犯，其后她将那种花能治病

的消息告诉



好日子 周文静 摄

给其他人，乡亲们从此命名此野花为鸡冠花。

鸡冠花在中国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。鸡冠花生长于秋天，当夏天的热情被秋风萧瑟所代替，人们心情日渐忧郁时，鸡冠花燃烧似火地绽放着，火红般的颜色，花团锦簇，人们因此赋予它“真爱永恒”的花语。鸡冠花在我国栽培历史悠久，南北分布广泛，深受大众喜爱，更成为文人墨客咏叹的对象。

古人吟咏欣赏鸡冠花，大多从色彩和形象入手。如唐代罗邺诗云：“一枝浓艳对秋光，露滴风摇倚砌旁。晓景乍看何处似，谢家新染紫罗裳。”宋人王令：“如飞如舞对瑶台，一顶春云若剪裁。谁教移根认英畔，玉鸡知应太平来。”元人姚文奂：“何处一声天下白，霜华晚拂绛云冠。五陵斗罢归来后，独立秋亭血未干。”清人张邵：“斗风有胃红缨乱，啼月无声翠羽垂。”在这类隐喻性描写中，已分明糅进了对君子处世不随波逐流的人格品质的赞美，从而大大丰富了鸡冠花的品赏内涵。

史上最有名的鸡冠花诗，当属明朝诗人解缙的诗作《咏鸡冠花》及故事。据《花史》载：有一次解缙与永乐皇帝在花园游玩，皇帝突然命解缙以鸡冠花作诗，解缙略一思索，起句道：“鸡冠本是胭脂染。”一语刚落，只见皇帝从袖中取出所藏白鸡冠花，逗趣说：“不是胭脂红，是白的。”解缙一愣，但马上随机应变赋出后面三句。“鸡冠本是胭脂染”，开篇即点题，一反咏物诗以隐为妙之常法，直接道出“鸡冠”花名，以“胭脂染”喻其颜色鲜红。句中加一“本”字，起强调作用，谓其本色如此，又为下文埋下伏笔。然而，眼前出现的鸡冠花并非红色，而是白的，诗人不免一惊：“今日为何成淡妆？”“淡妆”喻白色，与“胭脂染”相对。“今日”呼应前句“本”字。眼前之白与本色之红相矛盾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一句发问，承上而启下，引出下面两句妙对——“只为五更贪报晓，至今戴却满头霜。”

诗人一下子从花名上触发灵感，以鸡喻花，移物换形。鸡冠花成了公鸡头顶之冠，红与白的矛盾便迎刃而解了：那是因为公鸡五更赶早报晓，白霜落满鸡冠的缘故啊？妙对奇特，令人击节赞叹！全诗明白如话，比喻巧妙，构思奇特，字里行间，不难领略诗人敏捷的才思和艺术上的造诣。

闲趣

邱俊霖

很喜欢明朝诗人徐贲的一首《写意》诗：“看山看水独坐，听风听雨高眠。客去客来日日，花开花落年年。”这首诗虽然简单，却体现了徐贲闲适淡雅的生活态度，其中更透露着深深的“闲”趣。

闲是一种心境，没有杂事相扰便可谓之闲。唐朝诗人王维喜欢闲下来的生活，他曾游历江南，在好友皇甫岳的云溪别墅里感慨道：“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。月出惊山鸟，时鸣春涧中。”（《鸟鸣涧》）也只有在没有凡尘琐事相扰的时候，才能够如此悠然自得地感受山林之美。

宋朝诗人杨万里曾经闲居，悠闲自在的他也深深享受着闲的乐趣。一个夏天的午后，杨万里午睡刚醒，看着芭蕉的绿叶映照在纱窗上，他拿起梅子吃了起来，一边慢慢地品味着酸梅，一边“闲看儿童捉柳花”（《闲居初夏午睡起·其一》）夏日漫漫，看着儿童追逐空中飞舞的柳絮也是一种乐趣。

看着玩耍的孩子们，杨万里也童心复萌，于是，他放下手里的书，也搞起了“恶作剧”：“戏掬清泉洒蕉叶，儿童误认雨声来。”（《闲居初夏午睡起·其二》）用双手捧起泉水向着芭蕉树浇去，那泉水淅沥落下的声响惊动了正在玩耍的儿童，他们还以为骤然下起雨来，其实，那只不过是杨万里跟孩子们开的一个玩笑。

闲，还是一种人生态度，宋朝诗人程颢非常喜欢“闲”，在他看来：心境悠闲，不慌不忙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会觉得有丝毫压力。而且，程颢闲下来的时候还有一觉睡到自然醒的习惯：“闲来无事不从容，睡觉东窗日已红。”（《秋日偶成》）日子悠闲的时候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自如从容处理的，更关键的是，在这种逍遥自在的状态下还能够好好睡觉、好好吃饭。

程颢还表示：只要我们能够静下心来去观察世间万物，都可以享受到不一样的乐趣。比如说春夏秋冬都有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美丽风景，但唯有我们以安闲的心情去欣赏时，才能深入感受到这四季里不一样的美景和乐趣。

程颢最后还说：在富贵的时候不骄奢淫逸，在贫贱的时候能够乐观旷达，这样的人便是真正的英雄豪杰了。这其实便是一种心灵上的闲，即对待事物和为人处事时能够豁达，能视宠辱如花开花落般平常，这样才能心境平和、淡泊自然。

然而，很多时候，闲却是不可多得的一种生活状态，想要得闲并不容易。中唐诗人李涉在宦海沉浮中终日处于昏昏沉沉的醉梦之中，后来被贬到南方，在与镇江鹤林寺高僧的闲聊之中解开了苦闷的心结，于是发出了“偷得浮生半日闲”（《题鹤林寺壁》）的感慨，难得在这烦琐的世事中抽身，得到了片刻的清闲。

苏轼也曾叹道：“浮名浮利，虚苦劳神。”（《行香子·述怀》）最后又慨叹：“几时归去，作个闲人。对一张琴，一壶酒，一溪云。”名利都如浮云一般变幻无常，徒然劳神费力。什么时候自己才能成为个闲人呢？只要有琴可弹，有酒可饮，有山水可观赏，这不就是人世间的有趣的事了吗？

人世间，有太多的纷纷扰扰，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可能总是难免会被许许多多的琐事所羁绊，因此，闲就显得更为可贵了。但愿生活中的我们也能够时不时地忙中偷闲，多抽出一些时间去缓缓地体验生活，以闲适的心去感受生活中的乐趣。

